

立冬前夕，飏飏的秋风，阴冷中含着丝丝悲凉，再加上一场不期而至的雨水光临，将本是秋高气爽的时节，仿佛一夕之间，提前送进了冬的大门。

此刻，我不顾冷冰冰的雨水扑打在脸上，抬头望着街道两侧的梧桐树，但见原先枝叶相拥、绿树婆娑的优雅景致，在灰蒙蒙的天空背景映衬下，那稀稀落落的叶片，更像是一块块撕碎了的黑漆漆的抹布，各自孤零零地在枝干上摇曳。街旁的花坛簇拥的一丛芦苇，此刻也已褪去“绿装”，露出枯黄的“肤色”，无精打采的芦叶，任由风吹着东倒西歪，其枝头曾经热情飘舞的芦花，绽放过的羽绒样的洁白、空灵似的浪漫，显然已成让人遐想的昨天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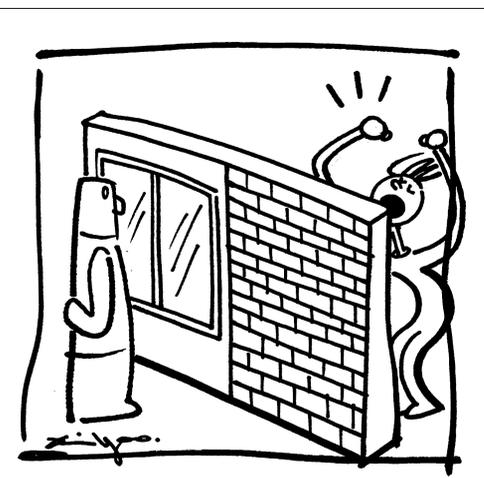
冬，虽未至，却已先声夺人地摆出了摧枯拉朽的威势。满地的枝叶，光秃秃的枝干，道尽了暮秋的无奈，似乎只能静待即将到来的冬的进一步凌虐。我这般地寻思间，不禁伸手紧了紧有些单薄的衣衫，

### 想把春天捧回家

加快脚步拐进居住的小区。

刚跨过一个楼道，猛听见一声呵斥：“还不抓紧时间做作业！”接着又是一句：“当心吃棒头！”训斥的声调落进耳际，足以使人不寒而栗，几乎可以同声刻画出一张疾言厉色、近乎狰狞的面容。我循声观察，知道又是该门号三楼那位平时看去端庄优雅的高知女性，正在催促孩子做功课。这位主妇，经常在快午夜时分还会为孩子的学习发出吼叫，俨然成为小区很多家长在教育自家孩子时参照的“励志”风景。此时此刻，由训斥声

吴伟余



郑辛遥  
外行与内行争辩——脑路相通 隔张纸，脑路不通隔堵墙。

勾勒的那位严母的相貌，竟与当下深秋的萧杀氛围和冬的脚步，在我眼前自然地串联叠印了起来。

所谓“天人合一”，环境使然。现在有句话，颇为形象地演绎了凡有孩子上学的家庭现状：“不说读书，母慈子孝；一讲功课，鸡飞狗跳。”全社会的母亲好像都在为上学的孩子揪心焦虑。一句时髦的“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的警句，似欲将普天下母亲统统诱进令人恐惧却又不得不入的学习“深沟”。从一些怪异的母胎早教，到三岁就开课奥数，林林总总的学前教育，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严重脱离孩子身心实际承受能力，违反教育规律，更是硬生生地把孩子过早地放在“冬天”一般的环境中煎熬。

其实人生等同长跑，或者说是一场马拉松。起跑固然重要，但是没有经验的参赛者，一般不会开赛即抢跑争先。一场长跑赛程，关键是看谁能坚持到最后的终点，并能发力冲刺，完胜比赛。因为任何一场比赛，中途落跑者，意味着就是一次失败的比赛，在赛场上毫无成绩可言。试想原本需要循序渐进完成的学业，全部挤压在青少年时代拔苗速成，这哪是科学的教育！

人生路途的长短是由生命衡量的，因而人生的风景就是生命的风景。负重攻书，应当视同一场一辈子的战役。急功好利者，只能得一时之快，甚或留有终身伤痛之虞。

我的一位已移居海外的朋友带着遗憾的感情，谈起自己在孩子教育上一度踏入的误区时说：现在想来，当初为孩子的学习分数实施的棍棒教育，实际上是做着扼杀孩子童真天性的糊涂事。如果生命可以重来，我决不会再像以前这对待孩子，应该尽力做到辩证地看待分数，科学抓好读书，珍视亲情最重要。对自己的情绪表达，要遵守自己的“发而皆中节”的理性修为。

记得新世纪开年，一位早已跨进90高龄门槛、

来到江西黎川古城明清老街，最值得一去的当然张恨水故居。这是一处位于社平水熊村水舍合处黎滩河边两层木屋。前临水后邻街。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春，一个姓张名心远的十岁男孩随清末税务小官吏的父亲乘乌篷小船走水路，沿赣江而下，几经颠簸漂流，过这江穿那河，最终停靠在黎川小镇黎滩河南津码头，上岸没走几步安顿下来，这里既是他父亲的办公地，也是他家居住处。楼下是盐税官府纳税点，楼上是盐税官吏一家宿舍。

### 泔泔流水恨东逝

吴永耀

在水路的几天里，为打发无聊的时间，心远在窄小的舱内东翻西找，无意中在角落处看到一本《残唐演义》，他是第一次接触到这闲书，先是解闷，渐渐被书中的故事、故事中的人物所吸引，尽管是囫圇吞枣读，还没有完全理解内容，还是读完了。心远坐在船头，呆呆地遐想自问：以后我也能写出这样的故事这样的人物吗？

穿过张恨水故居二楼厅堂来到吊楼木栏，出现与私塾处截然相反的自然空间，眼前视野开阔毫无遮挡，不远处新丰桥横卧桥双龙卧溪，又能想象到十岁孩童无聊时依栏目视远方发呆，呼吸着户外的新鲜空气，看看眼前的秀丽山水，想想身边的儿时生活，回味闲书的奇事异人，时不时编织自己并不完美的故事梦。

不久，张父又调往他处，心远随父母一起离开黎川，也是水路。这样的迁居随其父官职调离在黎川前黎川后都有多次，或南昌或上饶或景德镇。虽然他在黎川只居住了一年时间，但就是黎川这段时间，是影响他人人生道路的转折点，更是促使他以后成为章回小说大咖的起点。

1913年，父母给心远娶了媳妇，这

是桩包办婚姻。家成了，业却没立，还在苏州垦植学校念书，是个典型的啃老族，闲时还是翻翻闲书并有了创作冲动，开始了写作投稿生涯，在给《小说月报》投稿时用了“愁花恨水”的署名，仅仅得到“容缓连载”的回音。恰在此时，家境开始破落。一年后，学校又倒闭。他辍学来到武汉他叔父处当小报编辑帮手。闲时试着写诗，得到叔父的赞赏，准备在小报上刊用，那署名何？

也许是冥冥天意，心远者必立志，浅者养家糊口，深者成流一番事业，打出一片天地。二十岁的成家男人，刚刚脱离啃老，但仍然一事无成。光阴如梭，时间似水，就这样一晃而过吗？他再次想起他喜欢的李煜的词《乌夜啼》，反复咏唱“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他感到一年前“愁花恨水”署名立意不高寓意不深，稍作思虑，拿笔写下“恨水”两字。泔泔流水恨东逝。

于是，苍天不负励志人，心远慢慢在世上隐去，恨水渐渐走上中国通俗文学的舞台。三年后开始发表作品，十年后九十万字的章回小说《春明外史》在《世界晚报》夜光副刊连载后一举成名，接着《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相继问世，他的三千多万字作品从语言到内容做到雅俗共赏，为章回小说过渡到通俗小说架起了桥梁，奠定了他在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大咖地位。

一百年后，2011年张恨水女儿张明明来到目前保存最完整的黎川张恨水故居参访，看了当年父辈生活的实景，听了讲解员的介绍，临走时写下“溪水潺潺，书声琅琅”的留言，她想告诉世人，他的父亲文学启蒙从这里起步，凭乌篷小舟过小溪小河，最终驶向大江大海。

舟山是祖国东海的一个群岛，有大大小小一千多个岛屿。一到舟山，马上本能地想起鱼，舟山有“海鲜之都”、“东海鱼仓”之称。上海市场上供应的海鲜大部分是舟山货源。

朋友告诉我，已经准备好了快艇、钓鱼竿，让我们出海钓鱼游玩，去体验一下蔚蓝色的海洋，去见识一下大海的浪涛，去享受一下收获的喜悦。

我们登的是一艘雅马哈双发动机高速游艇，可以开到20节以上，每小时可达38海里。船老大是土生土长的东极岛人，从小跟着父母以打鱼为生。他告诉我们，今天是有着的好天气，风多，风小，但到了东海，你们可能会晕船，所以让我们吃了晕船药。

我们的目的地是东海最前哨东极岛，从沈家门到东极岛距离50公里，我们的快艇开足马力，咆哮着疾驶向前，艇尾马上泛起几道白色的水浪。

今天虽然是风平浪静，但俗语“无风三尺浪”的含义，我真体验了，这一点是涨潮，我们是逆行行舟，快艇快速前进，碰到一点小浪，艇首马上掀起，并发出“砰！砰！砰！”水浪和船体的撞击声，特别是附近驶过艘万吨级的大货船，那掀起的浪头，会使我们的快艇上下颠簸好一阵呢。我坐在快艇舱里，双眼眺望着一望无际蓝色的海洋，双手紧握着把手，随时迎接大海中一个接一个的海浪冲击。经过一个小时的疾驶，我们到了东海的最前哨东极岛。

岛的周围已经有十来艘快艇停泊在此钓鱼。船老大指导我们怎样下钩。我看到这钓钩上的鱼饵是红色的塑料件，一根线上缠上了七个红色的鱼钩，我在想：“这塑料件当鱼饵，鱼怎么会上当呢？”我把鱼钩一放入海中，一会儿鱼线上立即有一条鱼上来了，马上引起了大家的欢呼。这是今天钓到的第一条鱼，可惜是条不到十厘米的小鱼。

东极岛附近鱼资源非常丰富，有时钓钩放下去，收回来时，七个钩子上挂满七条，大满贯，又引来船上朋友们的一阵欢呼喝彩。钓鱼虽是渔，其实是娱、偷。这里钓上来的鱼是青占鱼、带鱼，还有些我叫不出名的鱼。钓上来的鱼脱钩后在甲板上猛烈地跳跃一阵后，即平躺在甲板上张大了嘴巴不停地喘气。我们即把其投入出发前早已准备好的冰块中保鲜。

大家兴致勃勃地收了一竿又一竿，几乎没有空竿收线。钓鱼最能激发人们收获的喜悦感，这喜悦比吃鱼还要高兴。

中午我们登上东极岛，在当地的渔家餐厅享用了今天钓到的新鲜海鱼，并享用了当地渔民刚钓起来的海鲜，对这“鲜”字有了深切的体会，有些海鲜我还是第一次见识。

这一次舟山钓鱼，让我兴奋许久，也会让我今世难忘，铭刻在美好的记忆中。

### 舟山钓鱼

王平华

享誉中外的社会学家，在回顾学术生涯时，不无感慨地表示：自己目前还在爬坡。我还要奋斗，因为前面的山峰，有着更多壮丽夺目的风光在召唤我。

我心底油然漫溢的敬意，渐渐开始升腾起春的融融暖意。我急切地穿过社区中的花园小径，想到家中也有一个正在母亲指导下伏案课业的学子，我的步子轻快起来，我要赶紧把心中的“春天”捧回家。

### 歌坛常青树 吴莺音

李定国

旧上海曾两次评选过上海七大歌星。吴莺音是在第二次评选中，因当时的李丽华移居海外而递补其中的。吴莺音原名吴健秋，1921年生于上海的一户知识分子家庭。她在上海七大歌星中，出道最晚，成名于抗战胜利前后。但她的歌唱生涯却最长，七八十岁时还在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和上海等地登台演出，被誉为歌坛常青树。

吴健秋有位表姐叫席珍，她是仙乐斯舞厅的常驻歌手，又是璇宫歌咏社的主要演员，每天白天在丈夫经营的“永生”电台里播唱歌曲。她的丈夫韦骏，是当时上海滩著名的乐人，也是周璇的专职钢琴伴奏兼声乐指导。这对夫妇无意中发现了吴健秋歌唱才能，于是，专门为表妹开小灶。经过韦骏的悉心调教，极富音乐天赋和悟性的吴健秋进步神速，很快就具备了职业演员的能力。

因为家庭的束缚，吴健秋跟随表姐夫妇去电台、舞厅演出都是偷偷摸摸、背着父母的，因此从来不敢用真实姓名。1943年，上海最大的一家广播电台招聘歌手，报名者多达3000多人。吴健秋在表姐夫的鼓励下，也大胆参赛。最终，她居然金榜题名，从此开启了歌唱生涯。

为了有一个叫得响的艺名，当年电台的故事大王杨乐郎觉得吴健秋嗓音美妙、歌喉如黄莺，建议她改名为“吴莺音”。改名后的吴莺音，很快就收到了一份厚礼，作曲家刘如曾根据她的嗓音条件，专门为她谱写了歌曲《明月千里寄相思》，从此此曲也成了她的代表作和保留节目。

吴莺音在电台驻唱四年之久，一直瞒着父母，谎称在电台找到一份工作。吴莺音的父亲是位音乐爱好者，有一天他买回一张署名吴莺音演唱的唱片，听后觉得此人的歌声与自己女儿极其相像。在一再的逼问下，女儿道出了事情真相。在既成事实面前，父亲只能妥协。1946年，吴莺音经韦骏牵线搭桥，签约百代唱片公司。自此之后，去电台、舞厅演唱只是客串而已。吴莺音在百代公司录制的的第一张唱片《我想忘了你》由名不见经传的后起之秀徐朗作词作曲，是当时最畅销的唱片，发行量一度超过周璇和姚莉的唱片。吴莺音的歌声带有明显的鼻音，犹如莺啼燕语呢喃般别具一格，因此她在歌坛得名“鼻音歌后”。

2009年2月17日，“歌坛常青树”吴莺音在美国洛杉矶家中离世，享年88岁。

### 雅玩

### 灯花

对解决旅行者每天出门的拖拉症是个撒手铜，可以保证按时出发，完成旅行计划。特别对于老年人及去交通不太发达的西部地区，跟团还是旅游的主流。美中不足的是，现在跟团的需求，已经不是“早到迟退”之类跟团游就适时产生了。我为迟退之点赞。

现在除了个别线路或遇节假日，交通和住宿都没有问题，但目前有些线路的车、机票还是首先满足旅行社。因此跟团游相对于自由行，各方面更有保障，省力、省心、省钱。参团的好处还不止这些，比如它可以

《上海集邮》从创办伊始的16开16页(含封面)黑白胶印(刊头套红)到如今即将以全册铜版纸精印的64页彩色杂志呈现在广大集邮读者面前，四十年的精雕细琢无不体现着历任主编、各位编辑的辛勤耕耘，它真正践行着集邮知识的普及，集邮学术的研讨，集邮文化的传播，集邮精神的继承。《上海集邮》给集邮人最大的感受是它的严谨、务实、精炼、包容。主打栏目“邮史钩沉”“邮政足迹”“学术研究”“版式探微”是它的王牌绝招；“放眼世界”是它的开放襟

### 最爱《上海集邮》

目冬

自80年代末起，我自编的集邮小刊无论在内页的文字编校加工，还是封面的设计策划上，无不以《上海集邮》为楷模榜样，努力追求专业、卓越、精致、素雅，由此，受到了集邮文献专家的多次肯定和表彰。

### 早到迟退参团游

何鑫渠

十一参加了滇藏游的一个小团，到达和离开匆匆而过，就与旅行社商量能否“早到迟退”，玩三天春城。旅行社一口答应，只是机票需要自己订购。旅行很顺利。后来知晓，整个旅游团十四人，正常回程的只有五人，其他四人滞留本地，一人南下普洱，两人北上丽江，两人秘而不宣。这让我感叹万千。

旅行的基础是交通和住宿。出行的车、机票一直是旅行社强项资源。二〇一〇年我首次去西藏，因买不到火车票，只好参团。票确实难买，旅行社导游临行前去火车站托关系才拿到票，同行七人，被安排在首尾中三个车厢。

《百家论谭》是它的多元谦和；“新都花圃”是它的探究溯源；“邮市大观”是它的与时俱进……它是一本编辑出版领域里规范化的语言文字和集邮专业知识结合得比较好的期刊，是海派文化在集邮领域的成功实践者。

诚然，凡事皆有起伏短长，本人期盼“展场内外”有更多更好的“获奖作品”作者讲出自己的编集故事、组集感想；“华夏文化”多个体原创，减缩搜录剪辑。

时光荏苒，岁月流转。《上海集邮》依然是我的最爱，终身为伴亦是无悔的选择。

### 七夕会

七夕会，是它的多元谦和；“新都花圃”是它的探究溯源；“邮市大观”是它的与时俱进……它是一本编辑出版领域里规范化的语言文字和集邮专业知识结合得比较好的期刊，是海派文化在集邮领域的成功实践者。

诚然，凡事皆有起伏短长，本人期盼“展场内外”有更多更好的“获奖作品”作者讲出自己的编集故事、组集感想；“华夏文化”多个体原创，减缩搜录剪辑。

时光荏苒，岁月流转。《上海集邮》依然是我的最爱，终身为伴亦是无悔的选择。

